

八月桂花遍地开

透过历史的滚滚硝烟

探求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革命斗争的真实足迹

多角度看待忠诚

用另一种眼光审视真理

揭示理想对于生命的意义

沈靖◎著

沈靖◎著

月桂花 遍地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月桂花遍地开/沈靖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
2013. 11

ISBN 978 - 7 - 5347 - 7936 - 7

I. ①八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5255 号

八月桂花遍地开

沈 靖 著

出 版 人 王刘纯

责任编辑 邵培松

实习编辑 刘丽娜

责任校对 张 涛 裴红燕 牛志远 安德华

书籍设计 王丽娟

出版发行 **大象出版社**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 -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- 63863572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20.75

字 数 339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7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 30 号

邮政编码 450016 电话 (0371)66781503

目 录

第一章 窑祭 001

石三姑，其实就是石生财的堂姑姑，但是又是石生财的后妈，这个女人很淫荡，人们都很怕她，也很尊重她，只是有一件事情她做得很蠢，那就是窑祭。

啥叫窑祭？就是祭窑。至于为什么祭窑，怎么祭窑，有哪些程序，奶奶没有说，我也糊里糊涂。但是“窑祭”这个词却生了根，扎在我的心里，我感觉很好奇，无时无刻不想这个词，也无时无刻不想弄懂这个词是啥意思。翻阅辞典，是这样解释的：

窑祭是一种古老的祭祀方式，也叫延祭。

读完之后才知道，富甲一方的石家，为了把窑烧好，居然用童男童女祭窑，真的是令人发指呀！

第二章 从姨太太说起 063

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女人，这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这是一个难以诉说的女人，我见过她却不认识她，因为她变化太大了。是外形变化太大了，变得我都不认识了。我也是三姨太，想想三姨太，我就害怕，害怕得战栗，那一堆骨头，灰灰的，黑黑的，那是三姨太吗？……

还有多少这样的女人呢？她们的命运又会是一样的吗？

第三章 不怕死的老斑鸠 143

在《奶奶日记》里忽然冒出“老斑鸠”仨字。这个老斑鸠是一个人还是一只鸟呢？好像是一只鸟。还说“肉头肉脑”，还说很灵便，还说飞行起来像鸽子。老斑鸠经常带着小鸟到处捕食，自己却舍不得吃，直到小鸟都吃饱了它才吃。后面又说，老斑鸠其实就是吴传颂，头小，个子小，像猴子，

石生财叫他表哥，后来被共产党杀了。哦，原来是个人，不是鸟。“老斑鸠”看来是一个人的绰号。

老斑鸠有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外甥。老斑鸠在山上当土匪，也可以说在山上打游击。他不是共产党员，却因为与一位共产党员的一夜长谈，认为自己就是共产党员，居然被当作共产党员错杀了，真是荒唐的人物。

第四章 死也不下跪的周维炯 209

周维炯是红 32 师师长，也是商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，带领红 32 师打过不少胜仗，也可以说是大别山诞生的红四方面军的缔造者之一。就是这么个人，被张国焘杀害了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对于周维炯，党史文献里已经定论了，他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之一。但是，英雄走了，谁又能走进英雄的内心？谁又能再现那一段腥风血雨呢？

第五章 哑巴 281

1958 年大炼钢铁，县里抽出了 1 万多人到山上砍树。在大别山深处的黄柏山里，人们高唱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现了“猿人”，最后逮住了他，原来他是个“哑巴”。这个哑巴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后天的，舌头是被人割去的，又不认字。但是，从他的眼神里我们知道，他就是红军，就是大革命时期逃到山上活命的人。这个人是周维炯的警卫员吗？

第六章 八月桂花遍地开 301

解放了，忽然从武汉军区疗养院来了一位女同志，她不是本地人，但是她对本地情况十分熟悉。她要到金刚台去看她们居住过的石洞，她要走一走当年走过的路。这一切都干完了，她忽然提出来要看看周维炯的坟。

周维炯死了，他的坟墓在哪里？当时还没有建白雀园，也没有革命烈士的集体公墓。这位女士长得很漂亮，也很有风度，就是这么个人，来到当地，却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。她是周维炯的什么人？她是石生财的三姨太吗？还是……

第一章 窑祭

窑祭是奶奶的第一篇日记，可惜那时候我还小，看不懂就没有看，等我长大了再来翻时，却令我惊讶——奶奶在日记里这样写着：

石三姑，其实就是石生财的堂姑姑，但是又是石生财的后妈，这个女人很淫荡，人们都很怕她，也很尊重她，只是有一件事情她做得很蠢，那就是窑祭。

啥叫窑祭？就是祭窑。至于为什么祭窑，怎么祭窑，有哪些程序，奶奶没有说，我也糊里糊涂。但是“窑祭”这个词却生了根，扎在我的心里，我感觉很好奇，无时无刻不想这个词，也无时无刻不想弄懂这个词是啥意思。

有一天，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了干将和莫邪剑的传说，忽然有一丝说不出的感觉，莫非……我摇着头否定自己。人很奇怪，有时心里忽然产生一种感觉，觉得不可思议，也相信不是真的，但是事实证明是真的。我有了这种想法，为了否定这种想法，就找到了县史志办的一位老同志。这位老同志虽说没有经历那个时代，但是我们县的很多党史资料都是他搜集整理的，他的治学态度一向严谨。我想，要是他知道一定会说出来的。很令人失望，他不知道，也没有听说过。我知道在我们县里，他搜集很多党史资料，但是他只作为收藏，不轻易示人。他说这些党史资料很宝贵，还是保持原生态，等待

将来开发。要是现在开发，万一达不到一定水准，那是对历史资料的破坏。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似乎是仿照人类对历史考古的研究态度——要是达不到保护的要求你就别胡乱开挖，防止造成千古之谜——千古遗憾！我看着他，是不是怕我破坏了这些珍贵的“宝藏”呀。他笑笑说，不是的，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不过嘛，关于石生财的后妈石三姑的一些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，要不，我谈一些给你听听，看这里蛛丝马迹是否对你有用。

我就是来搜集资料的，不管什么资料都行，也许在他的言谈当中，我能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。譬如体育比赛，拿不到冠军，亚军也可以嘛，也学一次曹操，来个望梅止渴。于是我就给他上了一支烟，说，行，你讲我听听。

石生财的祖先来到龙头凹，定居下来，混发财了，成了人物，但是石家人丁不兴旺，一直都是一脉单传，到了他爷爷这辈儿却是弟兄俩。社会上也有人知道，但大多不知道。因为石家家谱上一直是一脉单传的。为什么不是兄弟俩而是一脉单传呢？看起来违背常理，实际上是真的。原因出在祖辈。当时确实是兄弟俩，但那个弟弟是“野种”。石家知道之后，为了显示石家的清白，也不容许一个野种分家产，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把弟弟害死了。弟弟死了，死时弟媳已经怀孕了，因为很有些姿色，就嫁给街上一家做豆腐的，生了一个女儿，这人就是石三姑。按说不姓石，但是为了分财产也就姓了石。石三姑长到十四五岁，其母薄命。那时候，石生财的爹石天富经常到街道上买东西，也就认识了石三姑，认作本家妹子。这个石三姑长到十七八岁，就像妖精，越长越水灵。特别是额头中间那颗痣，有小拇指指甲那么大，血红，点缀着，十分诱人。父母死了，按说她很可怜的。她自己撑起豆腐坊。南来的北往的都到这儿打豆腐，也雇了两个男人帮衬，算是当起了一个女老板。

石三姑长得好看，来打豆腐的男人就很多。有些人是专门来打豆腐的，也有些人是借故来看石三姑的。但是石三姑不管怎么还是打扮得妖里妖气，整天用香油把头发抹得黑亮，穿着花旗袍，细长的胳膊露着，白皙皙的腿跷着，整天坐在大门口，一双黑亮亮的眸子看着街道，在那儿等。

石三姑等啥呢？并不是等客人。她算过命，说是富贵相，要是搁在明朝汉人的天下，说不定就是皇后，最差也弄个诰命，只是大清是慈禧太后掌政，

恐怕连选妃都难以到这么个山村野洼来。石三姑不死心，又问了一句，那我到城里待着，或者我跑到皇宫里？算命瞎子看不到石三姑的表情，但是他能感觉到石三姑急迫的心情，就严肃地说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你要知道，大清可都是外邦，不要汉人。再说了，慈禧也是女人，要是见比她长得漂亮的就杀，那个香妃不就是死在她手里吗？这么一说，石三姑吓出一身冷汗，于是也就不提，整天在屋里做着白日梦，梦想改朝换代，自己能嫁一个汉朝的皇帝，当上皇后，再赖也弄个贵妇人。

时间很无奈，人生也很无奈，你想留也留不住。石三姑按着按着就到了二十多岁了，在山村里就是老姑娘了。说实话，她这般漂亮不是没有人来说媒，也不是嫁不出去，是她心里想着好事，却忘记干饭已经熟了，再蒸上几把火就糊了。眼看着就直奔三跑去了，石三姑实在按捺不住，有点春心荡漾，在石天富来到这里打豆腐时，一个好奇，一个难耐，两个人就像偷腥的猫，啊呜啊呜就跑到一块儿去了。

石天富是个浪荡公子，不是没结婚，已经有老婆了，是钱县长的女儿，也算攀亲结贵。但是钱县长的女儿不太聪明，搁现在说法就是有点傻帽儿。人长得不算丑，但是比着石三姑那是差着一大截儿。娶到家里还要小姐脾气，这样的人谁个爱呢？碍于老丈人是个县长，不能不爱，于是也就敷衍，说些言不由衷的话，做些心不在焉的事。但是再心不在焉，那个事情做出来了，傻太太就怀孕了，生下来的就是这么个儿子——石生财。

石天富正值壮年，在傻太太怀孕期间，听说石三姑风姿绰约，方圆百里独秀，又住在街道上，离石圩子很近，就借故买豆腐常去。大男大女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如同干柴烈火，于是就发生了最为平常的事情。事情发生了，石三姑装作害怕，还指着说，你看，我还是处女，这都是为了你呀，你说咋办？石天富没有办法，就答应把石三姑娶过来，但是家里已经有了一个老婆，再讨那就是二姨太。石三姑没办法，虽然落差很大，心里难以承受，但是到了这个田地只能折本贱卖。石三姑装着淌眼泪说，都是你的错，我命里注定要嫁给皇帝，这下可好了，嫁给你个猪头！当时，石天富长得肥头大耳，虽说富贵相，确实不是眉清目秀的那种，还突个肚子，看起来跟猪没两样。石天富一听就说，俺家住地就是龙头凹，风水好，许多风水先生说这里要出龙种。

就是做不了皇帝，天要变了，到时候你咋知道俺石天富当不了大官呢？这话掷地有声，硬邦邦的，石三姑就认命，同意嫁给石天富，只当一朵鲜花不小心插在了牛粪上。

爱情是天真的也是浪漫的，原因就是随心想。石三姑和石天富随心想能实现吗？不可能。首先是他老婆不同意，钱大小姐再傻也知道再来一个对她不利，等于把她的牛奶端喝了，坚决不同意。不同意就不同意呗，还一生气跑回家了。老丈人知道后不仅仅是生气，直接怀疑石天富有问题，把石天富弄到牢狱里，那滋味确实不好受，不到俩月石天富就投降，表示不娶石三姑了。

为什么要逮捕石天富呢？是因为石天富乱伦。石天富姓石，石三姑也姓石，这不是乱伦吗？钱县长还想了一招，把石三姑嫁给了城东头的吴大麻子。吴大麻子是小儿麻疹，那麻子都跟铜钱那么大个儿，贴在脸上，让人看了像硫酸浇在心里一样难受。石三姑不到三十岁，吴大麻子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两个人合在一起，那是眼小隼大不配套。但是吴大麻子很高兴，把自己家里那点财产拿一大半孝敬了钱县长，还有一小半办喜事。喜事一办完就忍不住，就像奸尸，一夜也没有找到感觉。性，这个东西，吴大麻子体会最深，他说，有瘾，就像抽大烟，抽一支只能管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过后又想抽。说实话，抽大烟吴大麻子还真是有瘾，每天都抽，自从把石三姑娶到家之后，他一抽烟就兴奋，一兴奋就干那事情，一夜到亮总是抽烟，一夜到亮也不消停。石三姑也不说，不到半个月，吴大麻子居然长胖了，脸跟黄表纸一样，还透亮，自己也知道得了重病，在石天富放出来时，他就伸伸腿风流快活去了。

石三姑成了寡妇，在城关守着一个四合院，寂寞孤独，整天打扮，香油抹了一道又一道，能闻几里路远，招来一些野蝴蝶，嚶嚶飞来，隔三差五还有人进出门庭揩油。不知道哪儿吹来的风，街道上传出石三姑不祥，是个克夫的命——你看，那眼睛还滴溜溜地转，里面浑嘟嘟的，肯定是陷阱，要是男人下去了，一下子就背过气。还说石三姑那颗痣里面藏有毒针，要是睡在一起，不到半个月就把你的魂勾去了。更有甚者，说石三姑阴道里有刺，交配时被刺就会麻醉，你就会感到要命的舒服，等待你苏醒，已经把你的精髓吸干净了。这就引出一个传说，说石三姑是白骨精。说的挺吓人，传到钱县长耳朵，他放心了。石三姑也就成了男人只敢想不敢碰的毒刺。

石三姑怎么又嫁给石天富了呢？我真是感到奇怪，感觉他总是讲也没有讲到点子上，我其实很关心这个问题。

也许他看出我的表情，就笑笑说，别急嘛，这只是开始。石三姑可不得了，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人又怕她又爱她。他喝了一口茶水，放下杯子继续说。石三姑本来已经到了绝境，是个寡妇，又住在城里，搁在旁人会像平常妇女一样老死家中。人间世事难预料，果然不到一年，风云突变，慈禧驾崩，再过几年，北洋军闹事，把个朝廷闹得乌烟瘴气。爹妈都换了，儿女还能待得下去吗？那一天早上雾很大，对面望不到对面人，有一个人头上包着黑布，急匆匆往达传店龙头凹方向跑。

这人是谁呀？我问。

当然是石三姑。他说，石三姑也没有骑马，因为骑马容易被人发现；也没有坐轿，因为坐轿太慢，就选择了走路。石三姑沿着大山，抄近路走了八十多里直奔石天富家。去时人们才吃早饭。农村人起得早，就有人跑到竹林里观望，见到一个蒙面人来到石圩子，以为是来侦探的，觉得石家一定会被土匪打劫，这是土匪来踩点的。但是不是的。石家看大门的是易手顺，瘦小，腮帮上长毛，人们都喊他猴子，不到三十岁，爹妈死得早，他老实巴交，是石天富可怜他找到家里，常年在家里吃住，活儿就是看大门。

石家住龙头凹，这里是大别山腹地，距离金刚台七八十里，在笔架山东南端，三面环山，一条冲。一条冲全是好田好地，大约有几百石课，都是石天富家的。还有两座大山，那真是宝山，整个山上都是宝贝。

我急着问，产黄金吗？

他一愣，说，虽说大别山有黄金，但是黄金储量不大，没有开采价值。不过嘛，石家这座山比金山银山还值钱。整座山全部是石灰石。在石生财祖先石灌金富裕的时候，江湖上也结交了不少袍哥。有一天，来了几个生意人，石灌金就装阔气，装仁义。三吃三端还打牌。石灌金是出了名的赌家，特别是推牌九、翻九猴子，在这团四圈谁个也赌不过他。古人说得最对，有道是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，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。你靠赌发财，也会败在赌上。这几个人是河北拉盐的老板，也是石生财祖先的赌友，每次做生意从这儿经

过都会把钱留在龙头凹。赌博的人是越赌越上瘾，收手是不可能的。怎么办呢？于是就派人潜伏，经常到石家串门，看看石家赌博有什么独门诀窍或祖传秘方，一句话就是卧底当侦探。说实话，要想侦破点儿什么，那比登天还难，因为石灌金根本就不在本地赌。

我说，这个石灌金还挺讲道理的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，方圆几十里都是穷人，哪个有钱送给他呢？再说了，龙头凹还是他的天地，不是长工就是短工，也不能那样做呀？

你只说对了一半儿。他说，石灌金，你不了解，他是阎王爷不嫌鬼瘦。怎么发起来的？就是靠赌博发起来的。想当年他到了这个地方，无亲无故。本地有一个土财主也爱赌博，石灌金就跟他赌，把他的田产全部赢了过来，还把他家的两座山也赢过来了。

我说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那土财主也真是傻帽儿。傻帽儿还能当土财主？这样赢他还能不找人揍扁他。

他笑笑说，石灌金赌的不是财产，而是人——财主家的小姐！在赌博过程中，赢多少石灌金都不拿，笑笑就走了。土财主感觉不好意思，总是请吃饭，有意无意说到石灌金，小姐听到了，就拿着折扇遮住半边脸偷看，觉得石灌金气宇轩昂，英俊潇洒，是个不错的主儿，于是土财主就把小姐嫁给了石灌金。土财主又没有儿子，死了之后，自然就把财产交给了石灌金。这样的赌法你说别致不别致？

哎，看来，赌金赌银还是不如赌情。我开玩笑说。

人生的真情还用赌吗？他说，也得赌。你想，你什么都不舍得，那么你在爱情上什么也得不到。这个石灌金就是舍得。先舍后得，在这个地方就成了土财主。成了老爷的石灌金并不坏，很有心计，心想，我是靠赌起家，那么也得把这门“手艺”传承下去。石灌金常赌豪赌，也赌出了名声，只要是来商城的，南来的北往的，来了之后一问，你这地方有没有奇人趣事。人家就会问，你指哪方面的？玩耍的。那有。在县城正南方老石家，穿一件黄马褂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长得白净，见面笑咪咪的那位就是出名的“赌神”。问他有啥本事？没有。介绍人摇头，摇着想着，想着摇着，猛然说，也许啥本事没有才是啥都有。最为主要的是找不到破绽。赌博，他跟别人没有两样，

要是有两样，就是那双眼睛，见你要是赢了，对着你也斜着，细细的窄缝里立即就会跑出冷气，比空调还管用，一会儿你心里凉飕飕的，自然就没底了，这时候你准会输。要是你快输了，他就对你一笑，也是细细的眼睛那条窄缝里跑出冷气，心里更冷，也就输得更惨。

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有底了，我说，那一定是心理战术，说明人家心理素质好，这也是本事。他笑笑，又端起杯子喝水。我细想，忽然觉得他说得好没道理，就说，一个生意人庄稼汉怎么敢穿黄马褂呢？

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就是这件黄马褂惹的大祸。他说，这一天来了一位王爷，皇帝赏赐他一件黄马褂，整天穿在身上到处巡视，来到商城，就打听有没有人会赌。说实话，赌博，参与的人最多。富人爱赌，穷人也爱赌。谁要是成立赌博党，加入的人估计就有几个亿。那时候更是赌风旺盛。王爷带头赌，按说有人高兴才对，但是你错了。王爷赌博不是平民赌博。有人也赌，都是送钱，钱送完了也就不敢再赌了。王爷是打遍京城无敌手的，手技痒痒，就到了江湖。县太爷不敢赌，富豪也不敢赌。人们推举石灌金。石灌金不怕那是假，吓得眼睛不敢眯细，睁得大大的，惊愕得说不出话。坐上牌桌，手技不听使唤，不一会儿就把王爷赢了。王爷看看周围官员都紧绷着脸，觉得还是放大度一点儿好，于是笑着说，好，好，好……后生可畏。这样，本王爷也没有带多少金银，再说了，赌博是腐败之根源，是动摇江山根基之劣行，必须想法剔除。不过嘛，像我这样，高手一起较量一下，锻炼心智，娱乐娱乐也未尝不可。为了表彰你的赌技，我特把皇帝赏赐我的二百条黄马褂中的一条——崭新的一条，皇帝穿过一水的一条，没有一点补丁的一条，哦，只是在里面打了一个小补丁的黄马褂赏赐给你。

石灌金好像听错了，坐在那儿没动，县长赶紧跪下，连声说，谢主隆恩！拉拉石灌金的裤脚，让石灌金跪下磕头。石灌金不干，还是在那儿坐着，一声不吭。县长站起来接过黄马褂，对王爷说，这小子吓傻了，王爷恩宠，这小子不敢相信，傻了，傻了。别跟他一般见识！

是吗？这时候，石灌金站了起来，对王爷说，皇帝赏赐给你的你不珍惜，胡乱赏赐别人，此为不忠；我收下黄马褂不能穿，又有何用？再说了，皇帝知道之后，要杀我全家，你作为我的赌友，我陷你于不义。你我都是不忠不

义之徒，何来恩宠？

这么一说，王爷恍然大悟，笑着说，哎，大开眼界，大开眼界！这么个小小的商城县，这么个小小的一介子民，还能懂得这么多道理，不简单！不过嘛，借一步说话。于是到隔壁的喝茶间，王爷偷偷说，你知道吗？皇帝不中用了，是太后当家。我就是要看看你敢赌不。你输了，你服不服？石灌金赶紧伏地，磕头说，我乃一介草民，实在不知道，今天听王爷说，顿开茅塞。

那好，你输了，按照规矩，你得付账。

石灌金说，没有赌注呀？

那好，没有赌注，我现在下上，我要你说出赌博总是赢的秘密。

石灌金很为难，总是“这个、这个”的。王爷急了，说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要是第三个人知道就是王八蛋。赌咒发誓之后，还补充了一句说，这个黄马褂给你，你就穿在身上。值得不？石灌金就把赌博的秘密说了出来。

任何事情烂在肚子里就是秘密，要是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。赌博也是一样。既然石灌金对王爷说了，王爷十分高兴，到了县城，县长扯到这个方面，王爷就笑，打着手势说，秘密，秘密，我发过誓的，不说出来。既然把玩也说成秘密，那么就允许别人去猜测。虽说猜不出具体是啥秘密，不难猜出石灌金赌博还是有秘密的。所以，在商城县远近都没有人敢跟石灌金耍玩，因为人们知道，石灌金赌博是有秘密的。

几个江湖中人下了本钱，一定要找出石灌金赌博的秘密。但是，一年多还是没有找到。关键是石灌金在家里就不赌博。有一个人十分聪明，他说，我们一年多了也没有找到，老板近期就要到这儿来，问起来怎么交代呢？我看呀还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有问题，得重新思考，换位思考。要是你是石灌金，你会用哪些秘密？

对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想起来了。赌博，一是靠手艺，二是靠手气，三是靠心理。在这三个方面，都是明摆着的，走明路，我们看不出毛病。要说，还有一个方面，那就是暗里，阴阳五行，有阴就有阳，有阳必有阴，这是必然的。石灌金赌博总是赢，不正常。但是要是他采用阴招，那就正常了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出老千。

那你说得对。另一个人说，但是出老千我们没有看见呀。

前一个人说，等你看见了就不叫高手了。

另一个人说，对。想想，再想想。是不是器具里面有问题？

这么一说两人恍然大悟。一定是器具有问题。怎么办？石灌金家里有五层院，水围着。水面宽 20 米，深三四丈，石圩子还有城墙，城墙上还有炮楼，炮楼里还有家丁，虽没有枪，但是大刀、梭镖、长矛那也是应有尽有。石圩子正前方有一座吊桥，白天吊桥都吊着，只有石灌金批准了才能放下来。要是收租子、到外面办事儿才能放下来。这些东西是防土匪的。山里面土匪很多，各个山头都有，大小不一，什么青帮、红帮、菜刀帮、斧头帮，什么红枪会、门头会、兄弟会等。但是在商城的黑帮当中，他们有他们的道道，他们从来不害官府，也从来不与官府来往。他们主要是打劫，再一个就是报仇。啸聚山林，谁个也管不着。县长带队剿匪，不但没有剿灭，还越剿越多。有一届县长很有意思，上任之后，给各个山头下了一个通知，说本县长不是好惹的，遵循管理，你们走你们的道道，我们走我们的道道，谁个违反了道道，走错了道道，那谁个就看着办。说得松松垮垮，一点力度也没有，可没想到这纸文书十分奏效，于是乎太平盛世出现了。

根据这个情况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装着送柴草的，来到了吊桥前面。易手顺把门，拿着梭镖，站在对面问，干什么的？两个人说是送柴火的。易手顺还是没经验，就说，那就进吧。进去之后，就把柴火挑到厨房去了，一个人就跟易手顺聊了起来，问，老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易手顺说，还喊我老哥，你知道不知道老哥在我们这儿是骂人的，是“爬灰”的意思。那位笑笑说，我咋不知道呢，只是对你的尊称。易手顺说，才十六岁。哦，来这里几年了？俺从小就来的，至于说从哪里来的，俺也不知道，俺听说是老爷生的。不会吧，老爷生的，怎么姓易不姓石呢？易手顺说，老爷赌博，图运气好，俺在旁边放风，顺便伺候，老爷就给俺起了这个名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怎么听说你父母欠老爷家里债还不起，你妈有姿色，老爷想弄过来抵债，你爹喝药死了。你妈看见你爹死了也喝药了。老爷可怜你爹妈，给安葬了，那时候你还小，才一两岁，就抱回来让柳妈养着，你就长大了。

易手顺显然不同意，不仅不同意而且愤怒，但是好像这个年轻人逆来顺受，

也不计较，还微笑。易手顺就板着脸对他说，你说够了没有，走，我要拉吊桥了。你那个伙伴呢？他肚子痛，去茅房了。快一点儿行不行？好。喊人。那位伙计从后院跑回来，两个人给了钱，出了石圩子的“龙头堡”。

那个人说，小哥，你去了找到破绽没有？

另一个人说，找遍了，什么也没有。开始我想一定是桌子有问题，我把几张桌子都看了，也没有问题。

桌腿看了没有？

看了，也没有问题。

那是哪儿出了问题呢？

我猜一定是牌出了问题。

看了，人家几副牌都放在那里，肯定每天都有人打扫，上面擦得干干净净，能有啥问题？要不，明天再来？

还来，人家警惕性很高。不过呢，好像石老爷刚醒，在他太太屋里，两个人在说话。只听太太说，你起来这般早赶路呀？石灌金说，不是赶路，是县长邀我去打牌。打牌？到县长那儿你可别再赢了，钱县长不是说要把他女儿嫁给俺儿子嘛，你要是赢钱了，人家不生气？石灌金笑笑说，你瞎老婆子懂个屁，钱县长说把女儿许配给俺儿子，还不知道啥样呢？再说了，越是赢他，越是牢靠……

你那块祖传的宝贝还带着吗？

咋不带，不带能赢吗？

另一个人说，祖传的宝贝，不知道是啥，但我想这东西一定起作用，就是这东西在作怪。

膨，一个人就给了另一个人一拳头，哈哈大笑，跳了起来，急忙说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

另一个问，哥，咋找到了？

呆子，你说咋找到的？不是你找到的吗？我们的老板快来了，我们就告诉他这个，准能赢。

真的哥，咋就准能赢呢？

另一个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
春天过去就是夏天，这一天真的来了几辆车，车子上放着许多金银财宝，到了石灌金家，先亮宝，大家看了，知道盐道混钱。石灌金还是老一套说，俺是土财主，能有啥呀？不过嘛，这千把石课还有对面那两座山，也值些许钱，还有这一身黄马褂，全部押上怎么样？

哈哈。笑过之后，就开始赌，刚赌了一局，盐老板说，屋里太热，到水里赌。

石灌金说，水里咋赌？

盐老板说，泡在水里呗。

按规矩，只要提出条件，只要条件合理，石灌金是东家，就得答应。没想到盐老板说，我们都脱了，赤裸裸地来，再赤裸裸地去，这种赌法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
好，石灌金只得遵守，下到石圩子，用竹子拦着，上面放一张桌子，就这样赌开了。

这一次石灌金输得很惨，血本无归，眼看着对面的两座山也押上去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易手顺跑过来了，给每个人一杯西瓜水解渴。那宝贝就放在西瓜水里。一下子又把本钱捞回来了。石灌金高兴过度，把杯子一松，背过气了。大家七手八脚抢救，拉到岸上，过了好半天才出了一口长气。石灌金骂道，害死我了！看着来客说，真是对不起，我有个毛病，不能在水里待久了，待久了，就会背过气。盐老板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，在岸上又不敢再赌，只能回去了。

盐老板走了，石灌金喊来易手顺，守着家里人还有管家石薄嘴说，我们一家人，还有那座山，都是易手顺救下来的，今后你们要像看待自家人一样对待易手顺。然后说，名字起得好，名字起得好！易手顺不敢接受，觉得没做什么，就弯腰打躬说，老爷，你这样看重我，我今后就是你家一条狗了——死了，是你家的死狗；活着，是你家的看门狗了！老爷高兴，点着头说，易手顺，还行。忠诚！这么忠诚的人，大家学着点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石灌金无病而终，大家都感到奇怪。但是石灌金的老婆说，这是石家的命运。从祖上传下来的，男丁没有一个活过六十岁的。为了活命，你爹带你们跑到这里，说这里是龙地，不仅能发财，还能长寿，看来算命的

也有弄错的时候，你爹还是没有逃过命运。命运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像你们，奴才的命，终身都不能做主子。说这话时牙咬着，不知道是跟谁生气。到了第二年冬天，刚刚把儿媳妇娶到家，瞎老婆子腿一伸也呜呼哀哉了。家里顶梁柱就是石天富了。不，还有管家石薄嘴。

石天富继承了石家的财产，也继承了石家的手段。这个石天富比他老子石灌金还要厉害。刚刚接任掌门就要查看账目，一查，发现了问题。在大别山区，一般是三年两头旱，种庄稼的收成成问题，要是歉收了，佃户就找管家，借粮食度饥荒。从账面看没有问题，但是石天富鬼精，看着看着，还斜眼看着石薄嘴，发现他在后面吓得脸铁青，好像两条腿在打颤。石天富心里有数，就笑着说，石叔的账目这么清楚，真是俺家的好管家呀。石薄嘴听了，比刀割在心上还难受，赶紧说，哪里呢，少东家，这些都是按老爷的吩咐办理的，还请少东家以后多管教。石天富笑，笑得古怪，然后说，管教，哪能侄辈管教叔辈呢？没有这个道理。不过嘛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任何事情还是以理说话。爹妈都走了，现在我当家，还请叔辈多担待。你说说，我当家应该知道一些家庭财产的基本情况吧？

那是，那是，石薄嘴弯腰说。

那好，明天，套上马车，到地方上转悠转悠。

这么一吩咐，石薄嘴知道轻重，万万大意不得。经过一夜加班，各家各户都知道少爷来查看情况，按照管家吩咐，拿出花生、红薯等着。其实少东家也不吃，只是做做样子。管家的老经验害死了管家，少东家坐上马车才对管家说，石叔，你把账本带着。

拿账本干吗？

拿账本熟悉情况呀。

一路上有说有笑，也不谈一点田租的事情。到了户上拿过账本，一过目，就说，张八九呀，你看，你家前年的地租就到期了，为啥没有交呢？张八九赔着笑脸说，少爷呀，石管家不是说了嘛，这几年闹旱灾，不是说交不起的只交利息吗？

利息呢？

利息不是管家收去了吗？